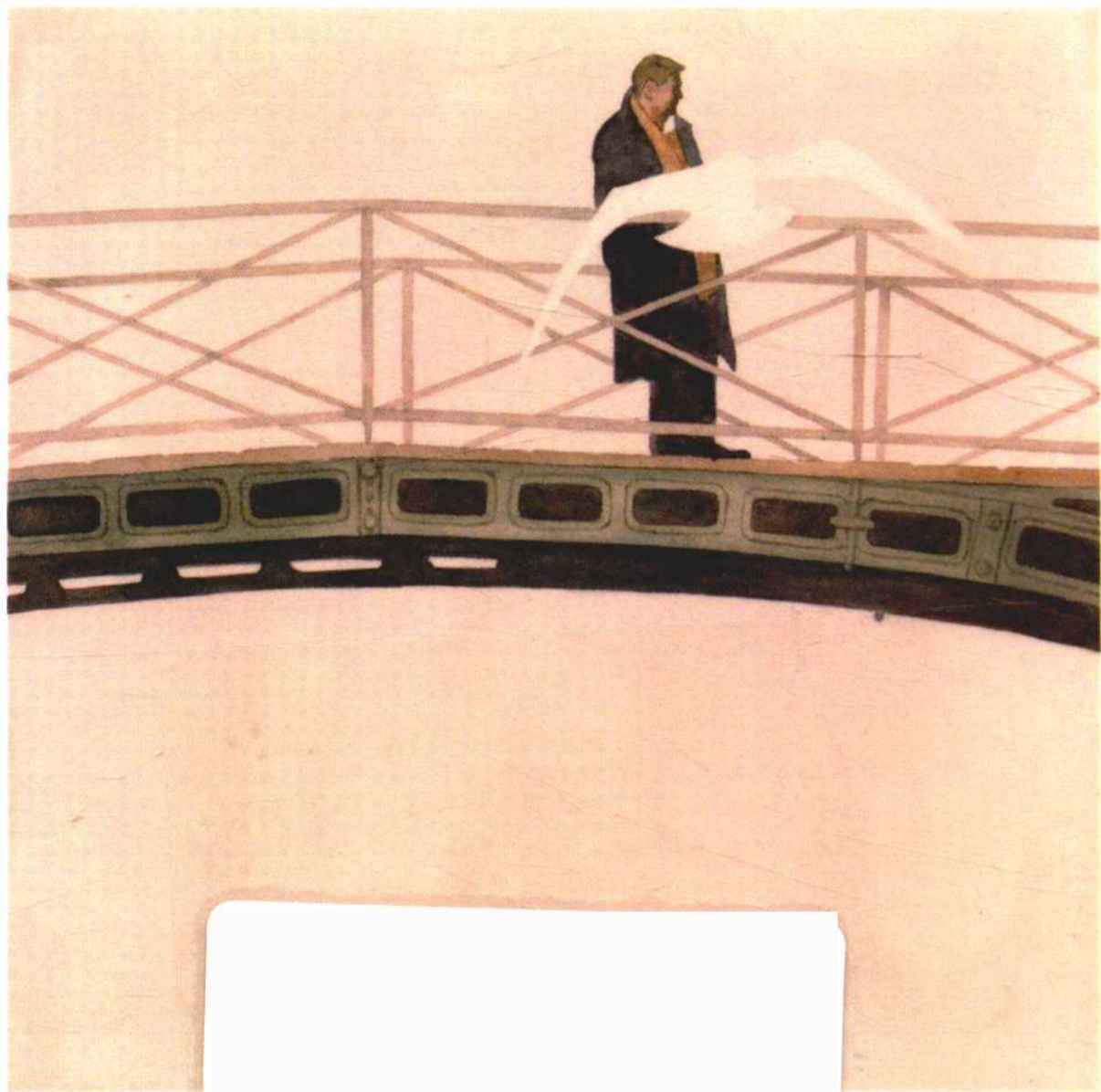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湖

余中先 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艾什诺兹

湖

余中先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法)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著;余中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艾什诺兹作品集;4)

ISBN 978-7-5404-8378-4

I.①湖… II.①让…②余…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153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18-2017-212

湖

HU

著者:让·艾什诺兹

译者:余中先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明 冯博

特邀编辑:潘文柱 陈美洁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5.75

字 数:92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378-4

定 价:24.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湖

让·艾什诺兹

湖

余中先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AN ECHENOZ

LAC

© 1989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89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1

电话可能响了两次，维托知道自己不会去接。如同每天那样，他跳下床，穿裤子之前，首先装上他的腿——无论如何，电话里，从此不会有任何好消息的，此外，随它怎样好了，总归还是他的腿要紧。

义肢已经不太新了，维托·皮拉内塞很久以来就养成了习惯：习惯已成自然，皮带自行冲向带扣，扣上的铁搭早就以一道黑线，在孔眼上，挡住了位于垂直线上的皮带；就在电话铃的丁零零声中，皮带被戳穿在扣针上。现在，维托一边把它们滑入皮带圈，一边数着电话铃响到了第四响。等响完第五或第六响，他推想道，大多数人都会挂机的。

当十一二响尖锐的铃声回荡在狭窄的房间里时，维托·皮拉内塞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

下，他的脸随即凝固成了困惑的神色。电话专横地安顿下来，在对两个人来说显得过于狭小的单套间里占据了整个位子，铃声跨骑着锯开空间，被自己的回音连接成某种破折号——二十五下铃声响过时，维托已经明白是谁来的电话了。

眼下，它恐怕是不会停了，因此，维托也根本不着急。他检查了一下假腿上的所有系带，手指头在带扣上摸了一下，把每条带子都对准相应条纹的口子，这时，电话已吐出了第三十响，第四十响，反射到上面用图钉钉着金发女郎半身照的糊墙纸上。大约第五十响时，维托·皮拉内塞站起来，不瘸不拐地走向摆在炉子旁小柜子上的电话。在柜子抽屉里，他拿出一支圆珠笔，把随时准备跑掉的笔尖顶在一个方格子本子上，然后，他把听筒举到耳朵边，说了一声喂。

——是皮拉内塞吗？一个嗓音说道。

这是跟其他几次一样的同一个女人的嗓音，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确切的温柔。维托很高兴自己能再次跟这一嗓音的主人打交道，她的脾性无疑很专横，她的造型当然很像被他钉在墙纸上的那些女人，浅金黄色的长头发，猩红的大嘴，象牙色的牙齿，青铜的胸脯，人们屈服在她们之下，不再有任何忧虑。于是，听到叫

他的名字后，维托重复了一声喂。是我，对。

——13，47，14，那嗓音说道。要我重复一遍吗？

——请吧，维托说。

她重复了一遍。电话线的那一头，确实是一个高大的金发年轻女郎，但是披挂了一身端庄的衣着。她稳坐在一张办公桌后，桌上放满了各种各样色调的电话机，有的没有键盘，另一些布满了按钮。在她右边，一个大柜子的空凹处，沉睡着一些卷宗，悬浮在那里如同一些蝙蝠，在她左手边伸手可及的一些小台子上，放着一些打印机、传真机，以及终端显示器。挂上电话后，她转身朝向一位个头同样很高的男人，他就站在她身边，穿了一件深蓝色上装，一脸忧郁的神态，目光茫然。几分钟以来，他一直用一种漫不经心的目光，盯着年轻女郎，尽管内心中依稀透出一丝欲念。好了，她说，完成了。好的，男人说。现在，请告诉他，我在这里。她摘下了另一部电话机，说塞克上校到了。

——好了，她说，他在等你。

上校朝一道双开门走去，敲了敲，不等回答就推门走进一个更宽也更长的房间，两边的墙上都装饰有绘画，那都是国家高级官吏的经典肖像，还有一些放在橱窗里的异国物件，是

外国同行赠送的正式礼品。在这个房间的尽头，一张查理十世风格的办公桌承受着一个文弱男子的胳膊肘，他正俯身在一张白纸上面，嘴角叼了一支香烟，一只眼睛被烟雾之丝熏得眯了起来。这张办公桌上没有任何文件，也找不到一本书，只有两支铅笔，一红一黑，还有就是这张白纸。

那男人为上校指了指一把扶手椅，随后便递给他一盒黄颜色包装的马里兰味道的高卢女人牌香烟，它已成了一个稀罕的牌子：人们通常找不到如此包装的香烟，必须在烟草局专门订货，总之，除了他，今天已经没有其他人抽这种香烟了，他身上那件稍稍染了污渍、宽松得有些下垂的珠灰色上装，使人猜想到他是一个影子人，远离着法庭和机构，严禁公众接近；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然而，仅仅是专卖局为他的特殊需要继续供应黄颜色高卢女人香烟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人对他的权势有了一种小小的概念。他就着上一支烟头的火，点燃了另一支香烟。谢谢，上校说，我有自己的香烟。

——我们说到哪里了？马里兰有些不安地说。

——已经开始行动了，塞克上校说，我就是要证实一下，肖班没有动窝。一个星期后我就能知道，然后，我们就动手。行动开始了。

13, 47 和 14。记住这几个写在本子上的数字，对维托·皮拉内塞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47 是他的出生年份，所有人都能回想起 13，而 14 就紧接着十三。记熟了之后，他就把这数据在盥洗池中烧了，拧开水龙头冲走了纸灰，然后洗干净留在釉瓷上的黄褐色烧痕。做完这一切后，他穿上了裤子，瞧了一眼手表，去找他的包。

两个小时后，维托出现在了火车北站的站前，车站顶上矗立着一排高高的塑像，在白色的天空中若有所思，它们全都穿着宽大的袍子，料想代表了人们冻成冰棍的某些城市。如同贴在一个环球旅行者箱子上的一个旅馆标签图案，或者如同一封丢失的信又带着满纸的邮戳回来了，这里墙壁上到处都镌刻着北一词，而在它

的下方的墙中央则钉有一块牌子，上面标明了车站的建造日期（1894），大钟也指明了当前的时间（12:36）。维托得在对面等待一会儿，就在那家叫比利时人约会的酒吧中。

根据指示，在13点，维托乘上了一辆从火车站开往比赛特要塞的47路公共汽车，准备好要在汽车开到第14个站的时候作交换。公共汽车几乎是空的，他上去坐在了左侧的尽头，那里有两排面面对应的座椅，他坐在靠窗的那个位子，正对行车方向。在他对面的位子上，维托放上了他带的包，那是一个挎包，由一种经过揉皱煮沸，最终定型为皮革的材料裁剪而成。维托每一次使用这个包时，都会问自己，一张如此质量的皮，当初究竟披在一头什么样的动物身上，这怕冷的、没人疼爱的、可怜的畜生，这身体羸弱的、即将消亡的物种。

47路车开上了马真塔林荫大道的缓坡，然后转到了圣马丁郊道上，很少的几个人下了车，更少的人上了车——一个退休的理发师，一个单身母亲，两个喀麦隆大学生。在晴朗的天气中，在有限的乘客中，一种摄影旅行的平安气氛笼罩在车厢中，真是观察工薪阶层的理想时刻，只见他们落在人行道上，追逐着食物，有时候还炫耀着他们的爱情威力。当汽车穿越了塞纳河时，天空中央的三月太阳惨淡地试图倒

映在水中然后被喝掉。

公共汽车在大教堂脚下停了一下，维托戴上了对付这点点火星的光芒根本就用不上的墨镜，车门一声叹息，迎接了两位新乘客，年轻姑娘和消瘦老人。年轻姑娘接过找钱时对司机说了一句话，对方脸上立即开心地绽放了微笑，后视镜中的欢颂，与此同时，消瘦的老头子弯腰背着一个细巧的挎包，行走在过道中央，使劲地抓着滑溜溜的杠杠和过于高的把手。从那副雷朋太阳镜的镜片后，维托·皮拉内塞瞧着他朝自己走来：那么机械，那么干瘪，大围巾和脸上的两团红晕揭示出他早先在某个私立学校教英语的老师身份，他极端疲乏，什么都干不了了，而他那从义务教育的早年起就一直在缝补的背包，似乎也筋疲力尽，再也经不起太重的东西，只能装社会保险单和老年补助津贴之类的轻便手册，还有医生的处方或者透视照片。

他一屁股就坐在了维托对面的座椅上，靠走廊的位子，把他的背包放在身前，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腹腔神经丛上，大口地喘气。当公共汽车猛地一下启动时，他的枕骨轻轻地碰了一下座椅背，然后他就闭上了眼睛，嘴唇稍稍有些扭曲，扭向了行车的反方向。

过了银行家站后，公共汽车来了一个美国

式的刹车，老头子突然睁开眼皮，稍稍有些太迟地站立起来，然后，急急忙忙地冲向车门，维托瞧着他穿越大街，走向门诊所，可怜畜生的皮做的背包拎在手上。然后，维托把那个忠诚的旧背包拉到自己膝盖上，抚摸着那上面世俗的皮子，一直到意大利广场，在那里，他下车钻进了地铁。从那里回家，路途虽然要长一些，但是不用换车就能直达。

回到他位于罗米埃尔附近的单间公寓后，维托·皮拉内塞便研究起背包中的内容来。一些杏绿色的薄型打字纸告诉了他接下来的七天里他必须监视的那个人的姓名（肖班·弗兰克，埃里克，乔治），地址（泰尔纳大道），以及时间安排，皮拉内塞的任务便是找出此人时间安排中的细微偏差。两张照片显示出一个头发浅色的相当瘦的男子，穿浅色衣服，看起来比皮拉内塞还要稍稍年轻，一张是彩色的，明确了他那黄头发以及浅黄色衣服的色调。人们能看到，那个叫弗兰克·肖班的人正驾驶一辆跑车，一辆小推车，背景是天使海湾，猛犸超市。维托瞧着这些照片，带着贪婪，带着折磨，带着痛苦的意识，但是，第二天下午，他便坐在了植物园的一条长椅上，离大门并不远，等着那个人。

皮拉内塞稍稍有些冷，他的身体干瘪，他

的侧影轮廓分明，他的黑头发像一顶假发那样在闪光，他的黑眼睛像是在发烧。他坐得腰杆笔挺，腿脚在身子底下僵硬，他怀疑地瞧着天空，双手握成拳头放在衣服的兜里，那上衣穿得不是季节，早了整整一个月。

在他从事目前正坐在长椅上实践的这一职业之前，维托·皮拉内塞曾干过另一些职业，在出事故之前是篮球教练，然后是有色金属经纪人，勘探人兼推销员，一直到玛蒂娜离他而去，最后干的是照片整修师兼摄影师。干任何一行，他都从来没有成功过，只有一次，照片整修师，他曾经为一些重要的秘密人物服务：人们对他很感兴趣。他们跟他见过两次面。现在，靠着这些从此就没有再见过面的人物，维托按照同一份一劳永逸地签定的协议，有规律地跟踪人们让他跟踪的人，没完没了的电话铃响，三个数字，公共汽车，掉包，从来不会是同一路公共汽车，却总是相同的背包，从玛塔·哈莉^①起。从这份差事中，他赢得活命的钱，勉强够他时不时地去看看电影，读读报纸，还有电视周刊，剩下的时间里，维托就用来努

^① 玛塔·哈莉（1876—1917），德国舞女，以跳异国情调的舞而出名，同时又是一个双重间谍。所谓从玛塔·哈莉时代起，指从很早的二十世纪20年代起。

力忘却玛蒂娜。

当然，确实有过司机这一位子，那些人曾经隐约向他承诺过，但是，鉴于他的腿脚问题，他对此并不抱太大希望。于是，他并不太宽容地打量着天空，同时也时不时地朝其他方向瞥上一眼：在他右边，有艾玛努埃尔·弗雷米耶^①的一尊塑像，表现一头母熊正在毁灭一个铁器时代的人；在他身后，是他的汽车，一辆小小的自动挡的红色福特，正蜷缩在两辆巨大的国王蓝的卢森堡分层大巴车之间；在左边，装饰有猛兽与蕨草、龙虾与蜥蜴的自然史博物馆大门的上方，是一只巨石雕成的苍鹰，朝着奥斯特里茨车站瞥去长久的一眼。

当博物馆的大门打开，浅黄色的衣服出现时，维托赶紧站起来，赶在那个身上藏有内容的人之前，走向公园的出口。肖班走出他的实验室时，应该经过巴尔伯蒂安^②的铜像，它表现的是艾玛努埃尔·弗雷米耶正在雕塑吃人的母熊，然后走向他的汽车，一辆暗色的德国跑车，车身是卡尔曼-基亚型。从小小的福特汽车中，维托拍摄下肖班钻进他的跑车，然后他启动车子，置身于准备出发的状态。

① 艾玛努埃尔·弗雷米耶（1824—1910），法国雕塑家。

② 巴尔伯蒂安（1810—1892），法国雕塑家。